●宋伯航

致教师节

人民教师，自从走上教室三尺小讲台的那天起，你就把自己的人生交给了教书育人的大舞台。无论春夏秋冬，风霜雪雨，你用生命的激情点燃学生们求知的欲望。讲台是寂寞的,也是幸福的。讲台上留下你辛勤的劳动，也留下你灿烂的笑容。讲台上，你对学生倾注了全部的爱心，也让你的生命有了山峰般挺拔的高度。

一块写满育人知识的黑板，是你耕耘的责任田。你辛勤播下的每一粒种子，都会在沃土里生根、开花、结果。你在黑板上写字时，留下潇洒的唰唰声，也留下你对学生们未来的憧憬。黑板前，有你认真讲课滴淌的汗水，有你批改作业忙碌的身影。春种秋收的耕耘，你让你的学生放飞梦想，收获学海果实累硕的喜悦。

你手中的粉笔，诠释着你的形象，没有美丽的花纹，也没有夺目的光彩，一身洁白无瑕，始终表里如一，哪怕落得粉身粹骨，也从没丝毫怨言，洋洋洒洒地在岁月中留下痕迹。你手中的粉笔，一笔一划苍劲有力，让一草一花吐露清香，为每颗幼小的心灵充满智慧和希望。你的书写，是一次次的思想交流，一遍遍的理想碰撞。岁月磨去了无悔青春，而你永远留下的，是人世间最美丽的语言。

你手中一根普通的教鞭，总是以优美的姿势，挥舞在讲堂上，挥成一条直线，像一缕阳光洒向一片求知的海洋；舞出一条弧线，像一道天空霓虹架起学涯的彩桥。你是知识的引领者，不讲条件，不摆功劳，与课堂不离不弃；你用智慧指点日月星辰，指亮了一片朗朗的读书声，你用爱心指点知识迷津，指亮了莘莘学子们的光明前程。

掀开每一页课时计划，字里行间凝结着你的勤劳；翻阅每一节课堂设计，教学方案倾注了你的心血。一篇布局整齐的文字，记录着你的教学细心，一幅几何图形的画制，描绘出你的思维缜密，就连标点符号和每一段落都是如此规范划一，干净而整洁的教案里写出教研一片新天地；打开一本厚厚的教案，就像打开丰富的知识宝库。

因为你是人类伟大的灵魂工程师，从古至今倍受世人敬仰和尊重。每个行业都离不开知识，每个领域都离不开人才。尊师重教，就有了每年9月10日国家法定的神圣节日---教师节。师者，传道授业解惑也，你不仅教会了孩子们如何求知，而且还教会了下一代怎样做人，孜孜不倦地育人，默默无闻地奉献，你永远都以“俯首甘为孺子牛”的精神，无怨无悔地践行着为人民的教育事业奋斗的铮铮誓言。

大观

渔歌

摄影 汤青

●肖丁丁

肖家弄的枫树

一到假期，我便住在老家肖家弄。闲暇之余，我往往不自觉地朝枫树的方向走去。

一段水泥路，转石子路，绕过墙角，飞入眼帘的便是枫树。远远望去，枫树像一把偌大的芭蕉扇，近乎圆形的扇面被黑矮的扇骨支撑着。在夕阳的映照下，粗黑的枝条虬龙般任意舒展。知了在树上演唱得正酣，激昂的大合唱就像开满一树热烈的花朵，花苞笑着闹着。一阵风吹来，枫树便醉意起来。

走近一些，枫树底下是一块长条状的池塘。小的时候，天还蒙蒙亮，池塘边就传来木槌敲打青石板的声音。敲完一阵，又传来衣服拨水的声音。几回拨弄过后，纤手便从碧水里抽出丝绸。我还钻进池塘里，用绳子将竹竿交叉绑定，圈定一块水域，养肥猪菜喂猪。我还将丝网歪歪扭扭地沉入水中，等待翘嘴、餐条、旁皮等小鱼上网。如今，池塘淤塞严重，长满了菱角禾、蒿禾及其它水草。水，呈一种苍老的黄色。来洗衣服的人不知何时少了。

枫树的枝叶笔直照在塘面上。那些能时时观照自己的人，活得该不会糊涂。如此，枫树可算是一位哲人，一位默默与乡村厮守的哲人。

来到树底下，粗壮的树身需三个成人才能抱住。黑色而僵硬的纹理，大理石般清晰。一块块墨黑色的树皮，保持细微间距，彼此默契地列队站立着。一层层青苔，已掩盖光阴的流转和四季的更替。

从树下抬头仰望，枝叶间漏下柔和的光，仿佛有千万双眼偷偷注视着你。每一双眼背后，是站立的天空，是深邃和邈远。我伫立凝神，想窥探枫树的内心，见公公在草垛边扎柴，便走了过去。

我问公公：“您可知道枫树的记忆?”

公公说：“这颗枫树有几百年了，也不晓得到底什么时候在那里的。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，它就那么大。我今年七十了，它依旧那么大。它到底有多大，没有人清楚。”

枫树身上，有一个传说，我小时候听奶奶说过。很久以前，有个人从外面回来，说枫树生在青龙嘴，树根变成了龙须，日夜不停地长。最后，长到彭泽一户人家的灶房去了。那户人家也不伤它，由于正好长在灶门口附近，便把它当烧火凳用。

我望着枫树，望向最深处。曾经的那颗鸟窝，似乎还在。儿时的我，爬树摸鸟，拿长竹竿捅鸟窝。每到枫树下，只能眼巴巴望着黑老鸹在泥巴窠里露出一截黑尾巴。最后，拔几根树皮间嵌着的黑牛毛作罢。

枫树下，往往系着水牛。

公公说：“以前，也有小伙子用梯子爬上去摸八哥。现在，八哥少些。现在，管它什么都少些。”

少了的，还有什么?

我望向枫树。

●卢兆盛

“朋友圈”

尽管已用了多年智能手机，但，由于一直没有微信，因而一些同事、同学说我“老土”，不会“与时俱进”，我完全认可。四年前，因单位建立一个微信工作群，要求每个职工都要加入，于是，一位同事帮我注册了一个微信号。这样，我才开始与微信接触。有了微信后，微友队伍从无到有，不断壮大，很快，便像燎原的“星星之火”，由起初的数十人，猛增到一百多人，到如今，已扩充到了三百多人。队伍如此庞大，确实始料不及。

自从有了微信，我深深体会到，微信，作为一种早已被大众广泛使用的新型社交软件，的确给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，不过，凡事都有利也有弊，微信也一样。一段时间后，因微信而引发的郁闷、烦恼，不请自来，尤其是朋友圈，稍不小心，就会发生误会，惹出是非，招致不快。

有人说，微信世界也是一个江湖，而朋友圈则是江湖的中心，幽深莫测，鱼龙混杂。我深以为然。在这个江湖中心，往往无意中得罪了他人，自己却仍像蒙在鼓里一样，一无所知。

我生性喜欢宁静，不太爱凑热闹。或许是新鲜感使然，有了微信后，也经常在空闲时进入朋友圈，分享微友们发布的各类文章、视频与图片，但，自己却从未发布过一条信息。不过，对一些微友转发的文章，我还是给予了点赞或评论。虽然自己不太主动，但也还不完全算是一名潜水的看客或吃瓜群众。然而，后来接二连三发生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情，最终让我开始疏远朋友圈，到现在，已彻底不看朋友圈了。

有那么几个微友,总喜欢在朋友圈发布家事,甚至将红白喜事都晒出来,比如父亲生日或母亲过世,等等。如果隔两三天才进一次朋友圈,那就很难看到这些信息,即便“爬楼”上去看到了,那也成了“明日黄花”,要想表示祝福或悼念,已然为时过晚。

一位昔日关系不错的老同事,在我调离原单位多年后,仍与我保持着联系,每逢过时过节,彼此都会发送短信祝福,但不久前在街上不期而遇发生的一幕,却令我十分尴尬。

那天，我刚从一辆公交车下来，准备换乘另一路车；在停靠点，我忽然看见了这位老同事，连忙走过去打招呼，同时伸出了右手，没想到，他竟无动于衷，甚至有意回避，只是鼻子里“嗯”了一声，就没了下文。本想多聊几句，问问近况，但见到他这个样子，我也只好作罢。好在换乘的公交车很快就到了，这个难堪的局面才得以结束。上车前，我还是跟他道了一声“再见”，他却当作没听见，低着头看手机。我纳闷极了，怎么也想不通，他为什么突然不理睬我了？不久，另一位老同事告诉了答案：他在微信上发布了其父不幸去世的消息，却没有看到我表示哀悼和安慰。我恍然大悟，原来如此！只怪自己那几天事多，没进朋友圈，不然，哪会出现这种事情？原本是个误会，但，以他的性格，估计再怎么解释，也没用了。这位曾经的老同事，就算被我得罪了。

还有一位多年前相熟的文友，平时最喜欢在朋友圈发布自己的大作，每发一篇，都请求微友点赞、评论，且经常要求微友为其大作参加某家杂志或公众号征文比赛投票。他这种做法,其实很不明智,非常过分。偶然为之,尚能接受,但若长期如此,那就让人反感、难以接受了。我曾多次给予配合、支持,但,时间长了,也厌倦了;于是,点赞少了,也不再帮他投票了。后来,听其他文友说,因为我的支持力度大大减弱,他对我很有意见。我听后,感觉很不舒服，觉得他太过于计较，太强人所难。我倒希望他立马把我拉黑。尽管从此少了一个朋友，但也省了不少麻烦，应该不算是一件坏事。

没想到,微信里的朋友圈,也是个是非之地。看来,要想不得罪微友,最好也是最笨的办法,只有一个,那就是——不看朋友圈。用不着声明,也不必解释,微友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。

我为自己做出的这个决断，举双手赞成！

五味斋

●金忠阳

赵朴初与弘一大师的文墨交往

——兼谈《弘一大师全集》

2019年12月18日，泉州市赵守林先生寄给安庆市赵朴初故居一套十卷本《弘一大师全集》,由泉州市百岁高龄的陈珍珍先生捐赠馆藏。该书由海峡出版发行集团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。弘一大师是我国新文化启蒙时期杰出的艺术大师,近代著名的律宗高僧,他创作的歌曲《送别》广为流传。阅读《弘一大师全集》,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到弘一大师的人格形象,同时也了解到赵朴初与弘一大师之间的过往因缘。

弘一法师，俗名李叔同，又名李息霜、李岸、李良，谱名文涛，幼名成蹊，学名广侯，字息霜，别号漱筒。曾与黄炎培、邵力子、谢无量等一同从学于蔡元培。1912年加入“南社”，被聘为《太平洋报》主笔，并编辑广告及文艺副刊，与柳亚子创办文美会，主编《文美杂志》。1914年加入西泠印社，与金石书画大家吴昌硕时有往来。1918年农历七月十三日，入虎跑定慧寺，拜了悟和尚为师出家，取名演音，号弘一。1942年九月初四圆寂于泉州不二祠温陵养老院晚晴室。李叔同是著名音乐、美术教育家，书法家，戏剧活动家，是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；他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佛教文化相结合的优秀代表，是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最杰出的一位高僧，是“二十文章惊海内”的艺术大师，集诗、词、书、画、篆刻、音乐、戏剧、文学于一身，在多个领域均有不凡成就。赵朴初先生评价弘一大师的一生为：“无尽奇珍供世眼，一轮圆月耀天心。”

弘一和赵朴初是近现代中国佛教史上最著名的两位书法大师。弘一大师“二十文章惊海内”,赵朴初被尊推为二十世纪书法界的“百年巨匠”。弘一大师的书法早期脱胎魏碑,笔势开张,逸宕灵动。后期则自成一体,冲淡朴野,温婉清拔。特别是出家后的作品,更充满了超凡的宁静和云鹤般的淡远。赵朴初在纪念弘一大师圆寂五十周年时,这样评价弘一大师书法:“弘一书法是大师自己的造化,那是大师熔铸各家后以心血书就的精神瑰宝。”;“人不超脱,名利缠身,出手如何超凡脱俗?想看弘一大师的书法,必须自己先脱俗气。”“戒浮躁,可参虚静;除俗媚,可得淳清”。弘一大师的书法极有艺术特色:“朴拙圆满,浑若天成”,鲁迅、郭沫若等现代文化名人都曾向弘一法师求其墨宝,以得之为幸。

弘一大师和赵朴初同为佛学大师，但“文字立禅，翰墨结缘”。赵朴初曾担任过北京书学研究会的会长、中国书法家协会首届副主席、西泠印社第五任社长，为社会留下了难以计数的墨宝。他告诫书艺青年：“艺者必须德艺双修，不单道德来自修行，灵慧亦缘自修行。”“弘扬文化，广结诗书善缘，因果不爽，俱得智慧花果。”“善就是美好善良。万般归善，世间方有和平安宁。诗书作筏，弘法度生，最多方便。习书写字，俱是因缘。” 因此，朴老以诗书墨迹广结天下善缘，毕其一生。他的书法艺术溶进了他的慈爱心血。不仅世界友人向他索求亲笔题词、题字，国内的许多报刊和重大文化建筑亦有他的题名、题联或赠言。

两位书法大师与西泠印社也有共同的因缘。弘一大师的篆刻可谓独树一帜。他早年治印从秦汉入手，兼攻浙派。35岁那年入“西泠印社”。39岁在杭州虎跑定慧寺出家前，将平生篆刻作品和藏印赠与“西泠印社”。该社为之筑“印冢”并立碑以记其事。弘一与西泠印社第一任社长吴昌硕也是常有切磋交流，赵朴初是西泠印社的第五任社长，西泠印社成为两位大师因缘交集的善果。

赵朴初曾为《弘一大师全集》三次撰写序言。1981年6月,赵朴初为文物出版社出版的《弘一法师》撰写《弁言》。1987年，赵朴初为华夏出版社出版的《弘一大师遗墨》撰写序言《翰墨因缘》。1988年赵朴初为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弘一大师全集》作序：弘一大师圆寂，迄今已40余载。大师精持梵行，严净毗尼，著述等身，中外敬仰……大师披剃前，虽于艺术无所不精，然出家后即尽弃去，专心弘扬律学，扶弱救弊，砥柱法门，悲愿宏深，业绩昭垂……

文化时空

●胡祖义

磨剪子的师傅

很久没听到这样的吆喝声了:“磨剪子来——抢菜刀——”那天在小区,猛可里听到这样一声吆喝,感到分外亲切。

小时候在乡下,我们经常听到“磨剪子来——抢菜刀——”的吆喝声。一听到这样的吆喝声,我们就跑到门口去,嘿嘿你看咯,大路上走来人,那人穿着灰不拉叽的衣服,腰里胡乱缠一根黑布带,灰色棉袄像是掉了几粒扣子,胸口那儿半敞着。他戴一顶狗皮帽,狗皮帽耳一边耷拉着,一边巴着帽子,耷拉的帽耳高高吊在额头上,随着那人的脚步一走一颠,帽耳也一抖一颠的。

来人肩头扛一条板凳,板凳一头嵌着磨刀石,一头放个小水桶,偶尔,那人的脚在地上一颠,水桶里便溅出几滴水来。

听听,那人又吆喝开了:“磨剪子来——抢,菜,刀——”像唱歌一般,很有韵律。

隔壁的伯妈喊开了:“那位师傅,我这里有几把剪刀,请你帮忙磨一下!”

“好勒,就来啦!”磨剪子的师傅很快来到伯妈家,他放下板凳,接过伯妈递过来的剪子看了看,马上放到磨刀石上去磨,磨刀石上立刻发出“嚓——哧——嚓——哧——”的声音,那“嚓”是把剪子往前推时发出的声音,那“哧”是剪子从磨刀石上收回来时的声音。

我们这些小孩并不稀罕师傅磨剪子,觉得磨剪子没什么技术含量,只对他抢菜刀感兴趣。师傅抢菜刀有专门的工具,那是一把丁字型小铲子,我们很奇怪,丁字形铲子怎么那样厉害,能在菜刀上戳起一层层铁皮,被铲子戳过的地方,闪耀着亮晃晃的白光。师傅戳过菜刀两面的刃部,又把菜刀放到磨刀石上去磨,“嚓——哧——嚓——哧—— 嚓——哧——嚓——哧——”不一会,就把菜刀磨快了。

伯妈问:“您真的把刀磨快了吗?”

抢菜刀的师傅也不搭言,一声不响地从头上拔下一根头发,放到刀口上一吹:“呼——”就见那根头发断成了两截。

伯妈说:“好好好,我信了,喏,钱。”

师傅接过钱,向四周一看,是在看还有没有人要抢菜刀吧,或许是对伯妈的赞扬踌躇满志,只见师傅把板凳往肩上一甩,伸手正了正狗皮帽,扯开喉咙吆喝一声:“磨剪子来——抢菜刀——”一边吆喝,一边大踏步地朝前走去。

等抢菜刀的师傅一走,我们一群小调皮立刻每人肩上扛一条长板凳,走到大路上去,学着抢菜刀师傅的腔调,几条鸭公嗓子扯起喉咙了喊:“磨剪子来——抢菜刀——”那些尚未加入到我们队伍的小调皮,便学着大人的腔调喊:“呃——那位师傅——我要抢菜刀——”

“喂——师傅,我要磨剪子——”

喊过之后,几个小调皮随即跑过来,加入到我们的行列,一群小不拉叽的孩子狂热地边行边喊,把许多婆婆妈妈都喊出门外,她们以为真的来了一群抢菜刀的师傅呢。

(外一篇)●田荣

水碾声声

野人怀土，小草恋山。记忆的长河中，故乡的水碾犹如一朵浪花时时闪现在我的眼前。

在故乡那苍翠与嫩绿交织的田野上，有一条小河一年四季碧水长流，潺潺欢唱……小河的上游有一间茅草盖顶、黄泥筑墙的小屋，那便是供故乡人碾压谷物的碾房。清澈明亮的河水从水碾下面欢快地流过，年复一年地冲撞击打着染满青苔的轮盘，轮盘吱吱呀呀地滚动，似乎在用最沉着的语言复述着古老悠远的故事。那雄浑有力的声音拥抱了我整个的童年。当年，我常常跟随着大人们来到碾房，伫立在碾房的跟前，目睹碾轮转动，石纹青青，吱呀作响；耳闻流水，嘈嘈切切，内心常感受一种莫名的震颤……

走出碾房，四周清新幽静而又似水彩画般的稻田或空闲水田里，羽毛洁白，双腿细长的鸳鸯正在从容不迫地、姿态悠闲优雅地捕食小鱼苗；偶尔还会有一两只松鼠偷偷地跑到河边饮水，机灵的小眼睛张惶四顾，嘴角翘起那可爱的胡须……

夜晚，荧荧如豆的灯光在不停地闪动，和那夜空中清冷的星星遥遥相映……这时，那碾声就越发清晰响亮，回响在水与田之间，树与草之间，天空与大地之间。往往是岁暮隆冬时节，守碾人在冻指裂肤的寒冷里像一尊石雕，拿出他备用的凿子和铁锤，在转了一年半载的石碾上凿出一些新的纹路。石屑在凿子尖上闪着火花飞跳……继而，田野上便又飘荡着清越的音响，很长很脆的一声接着一声……

过完古老而又传统的新年，家乡的人们重新开始劳作的时候，碾房里也就重新流出了悠长清亮而又好听的歌。

如今，家乡的人们早已不再用水碾了，那古老的水碾就像一位完成了使命，却又带着一身疲累功成身退的将士一样，默默无闻地退到了那不会再引起人们注意的角落。是的，家乡的水碾已进入了历史，并将会成为古老的文物，然而，我却依然怀念着故乡惦眷着它……

野蔷薇

春和景明的日子里，在故乡的原野上，在那些高高的岭脊和崖畔，你总会发现一簇簇米白、淡黄、粉红的小花骨朵，这些个在贫脊的土地上执着地绽放着的花儿，就是野蔷薇。

顽童年少时代，夏日雨过天晴的当儿，每每到野外的林地里捡地衣、拾蘑菇、掏野菜……放眼望去，溪头、路边那一片又一片枝叶相依，花园锦簇的野蔷薇，恍如五彩的云霞飘落了枝头上了呐。若是渴了饥了，便会采折些野蔷薇的嫩苔儿，撕去外面青里泛红表皮，用那甜嫩的苔儿止渴充饥……每次返回的路上，我和同伴们的手里，便少不了有一束两束娇艳艳、水灵灵的野蔷薇哩……

及至后来，在教科书上，我才知道野蔷薇原是与玫瑰、月季等属同科植物，乍一看去，宛若孪生的兄弟姐妹，常人是难以将她们分开的。但是，玫瑰与月季往往被人或置于花坛园圃悉心待弄，或供于阳台精修细剪，俨然受到千般宠万般爱的闺秀千金，可野蔷薇哩，犹如史前流落民间的俏女子，在面朝黄土背朝于的生活中，渐渐变得蓬首垢面，形销骨立。从此，再没人为她吟诗作画了。

然而，故乡的野蔷薇从没因此而心灰意冷，自暴自弃，自惭形秽。相反，她们更加深深地植根于故乡贫瘠的土地，紧紧偎依在大地母亲的怀抱，不卑不亢，笑对春风……越是在贫瘠的处所，越是在艰窘的环境，野蔷薇越是吐绽得如诗如画、如痴如醉、如火如荼！她们会让你在空旷的原野上，眼睛为之一亮，精神为之一振……

据说在西方的许多国家里，人们用来表示爱情表达爱意的，不是华美的玫瑰，也不是俏丽的月季，而是根植泥土、热恋生活、不畏艰辛、蓬勃盎然的野蔷薇！也许，把野蔷薇与爱情联系在一起，正是在她身上寄予了爱情的富贵不淫，贫贱不移、忠贞不渝与持久永恒吧。

这便是故乡的野蔷薇，与故乡父老血脉相连、心性相通、世代相守、生生不息的野蔷薇……